



荐阅 书单

《锦瑟》

本书与唐代李商隐的名篇《锦瑟》同名，书中也讲到男主人公“他”给心爱之人钰儿抄写此诗的情节，有点题之意；发出的人世慨叹之丰富，也与诗歌《锦瑟》相通。本书通过一介书生跌宕的一生，作者勾画出中国约三十年间的历史大脉络，又用丰盈真实的细节填充，用具体人物的生命起伏与日常生活展现，非常动人，又具有警示作用。书中的生命在自己的轨迹中相继凋零，完成了他们的人生，多有无奈和悲伤，不过作者似乎并不很悲观，他在后记中说：“不管在如何艰苦难挨的日子里，老百姓还是要生活下去的，起居求学谋生饮食娱乐恋爱结婚生儿育女，以及面对疾病、衰老和死亡。这是人生五彩斑斓的底色，大画面中的小笔触，是任何年代都脱不开的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，温馨和真情、付出与坚忍，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性，再艰难的岁月也可支撑下去，再坎坷的经历也可称之为‘华年’。”



时间：2019年3月
版本：范迁
作者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诗人革命家：抗战时期的郭沫若》

文化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现实的实践？文学如何回应现实问题？现实的力量如何影响文化的实践？政治如何通过文化发挥现实效用和产生社会影响？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，素来都是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抉择问题。作为现当代史上的复杂人物，郭沫若如何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？文学写作如何作为一种有效政治实践？本书通过考察他的文化活动、戏剧创作、旧体诗词写作、文人交往、学术研究及对文艺制度建设的参与等文化政治活动，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人是如何以各种身份去面对时局的变化，以及如何借助文化表达方式去参与时代的建设。在文学与政治在社会实践层面的互动关系方面，郭沫若的特殊经验与表现，亦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

时间：2019年6月
版本：刘奎
作者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繁荣与衰退：
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》

在世界经济史上，从来不存在一个能持续增长的经济体。美国也不例外。导致增长减速或停滞的因素各有不同，而对于美国，前些年被论及、被反思较多的是金融危机、产业向全球转移和贫富差距，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。不过实际上，面临这些因素挑战的，即便不包括每个经济体（如产业转移）也至少包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。差别在于如何去归因、评估和调整。



时间：2019年6月
版本：（美）艾伦·格林斯潘
作者：中信出版集团

《去洞庭》： 用传奇搭建的现实主义作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《去洞庭》像是一部公路电影，作者郑小驴像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导演，耐心地跟着他笔下的每一个人，记录他们的内心幽暗。他用大于五条线索的叙事方式来结构这篇小说，在人物命运变化的进程中，他试图冲破时代的束缚，将个体的局限与时代的庞大而激烈的运行速度碰撞在一起，从而生成他自己的呈现角度。

小说的开篇很饱满，是一场意外。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因为荷尔蒙的激活，他在上门收取快递时，对岳阳老乡张舸动了心思。小驴几乎扑到了那个饥渴的男孩身上，他这样描述他的躁动：“空气中燃烧着某种热烈的情绪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将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。这时，他感到一阵更为强烈的干渴，连耳朵根都烧红了。她刚才那个下意识的动作，在他看来，更像是某种指示，或者默许。如同磁石的吸引，他情不自禁地将手伸了过去。”

是的，如果一个人的一生缺少释放的出口，有时候，这个人的人生会出现差错。那么，《去洞庭》的开篇，便是一个青年的差错，他先是将女生打晕了，然后强奸了她。

小说的开篇流了不少的血。独居的女人张舸对一只鹦鹉的依赖几乎是时代病症的一种出卖，这的确是一个孤独的时代，若不然，她应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。

张舸要求强奸犯小耿在家的时候带上她，小说的情节在公路上奔跑，直到车祸发生。

小说作者郑小驴想借着这样一场车祸，揭开中国社会图卷的一个局部。因为发生车祸的两辆车坐上的人，一辆车是强奸犯小耿和精神病人张舸。另一辆车呢，坐着是两个偷情者，作家岳

廉和女画家顾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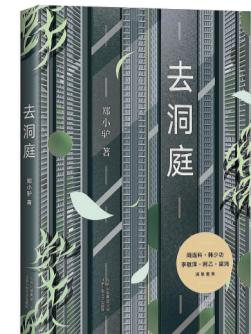
两辆车，四种人生。在一次碰撞中，有了小说的交集。郑小驴像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他伏在车祸现场，捕捉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个体悲欢。

如果说小耿在这部作品代表着原生家庭负债的人悲伤的人生选项，那么，张舸则代表着一种高智商低情商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。小耿在快递员、工地及饭店服务员等身份里辗转，而个人所得与家里的需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差距，他的人生在这样的黑洞中渐渐变形。张舸呢，她竟然因为感情的缺失，而被一个骗子欺骗。名校背景，研究生毕业的她，却被一个职业的情感骗子骗财骗色，这样的人生悲剧将张舸的自尊击溃，有相当长的时间，她陷入内心的荒芜中，精神的堤坝垮塌。

另一辆车上的两个人，是一段爱情中的病人。意外相遇，偷情，甚至一而二二而三地约会。小说家岳廉喜欢吃女画家顾烨的软饭。而女画家顾烨的背后，是一个大她二十岁的有钱的老公。如果说小耿绑架张舸是一种底层社会的崩盘，那么岳廉和顾烨的感情则有着浓郁的中产阶级物欲。

和其他世情小说不同的是，郑小驴在叙述这些人物的悲欢的时候，他克制而冷静，他没有给自己的人物找理由，而只是客观地呈现他们。直到顾烨和岳廉的艳发到了顾烨的老公史谦手机上，案发。

小说中顾烨的老公史谦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，他既是施害者，也是受害者。他包养二奶，首先伤害了原配妻子汪灵，而后，娶了顾烨，却被戴了绿帽，成为受害者。为了报复，他让他曾经的手下小耿去给他出气，结果小耿间接害死了岳廉。



《去洞庭》
作者：郑小驴
版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4月

所有这些小说情节，都是我们熟知的桥段。可以说，作者郑小驴充分调动了这些年来曝光的社会新闻。艳照门，亲子鉴定，以及爱国游行，都成为这篇小说过门的镜头。

这是一部技术很好的作品，多条线索叙事的速度均匀而抒情，语言及人物刻摹均有着油画般的质地。在阅读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，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非常密切，他和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交谈，他熟悉每一个人的人生过往。但是在书写的时候，他冒犯了他笔下的人物。差不多，他撕开了贴在这些人物表面的荣耀和勤劳，让这些人一个个地跌进人生的谷底，从而在与现实交手的时候，被现实完全击碎，成为生活的牺牲者。从小说的意义建构上来说，这种用传奇和巧合搭建的剧情冒犯意味足够，而反思意识不足。是的，小驴在小说中大胆地冒犯了人物的命运和认知，然而，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他仿佛还没有建立更好的逻辑和答案。

《去洞庭》，是郑小驴的一部技术上完全成熟的小说。也是生于一九八零年代的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迈进的一部作品。这一代作家的价值观念是松弛而宽厚的，所以，他们的作品几乎是零距离地面向读者。周

《沙哑》： 通透与敞开的岁月镜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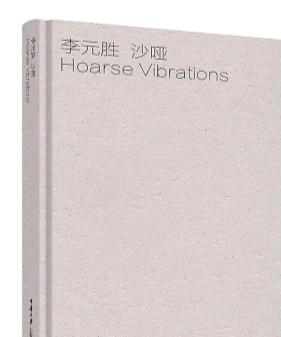
文本刊特约撰稿 彭忠富

“生活越枯燥，越有机会/看到一本书里的繁花”，这是重庆诗人李元胜在《给》中的一句话。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，这首诗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纯属于即兴之作。但是我们如果细细咂摸，诗人其实道出了大多数人的状态。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单调无趣的，从家到单位再回家，整日里重复着同样的路线，做着差不多的琐碎事儿。要想看到生活的精彩，只能在书里，羡慕别人的生活过成一树繁花。我们成了生活的旁观者，正如一些人所哀叹的那样，除了鼓掌你还能做什么？
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并不是没有奋斗过，也不是不愿意奋斗，只不过运气往往比别人少了几分。正如诗人在《水榭小驻》中所言，“这一生无所惭愧/也随鸟翔，也任鱼游/经年的淤泥，也有肥大的藕开出新花”。这算是诗人的人生小结么？我们也曾经海阔天空地奋斗过，也曾取得丰硕的成果。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告慰自己，“这一生无所失败”。诗人似乎在对人生作出某种调侃，哪怕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至少收获了一份成

熟，镜中的两鬓白霜即可作证。李元胜的诗歌，需要多读，你的脑海里自然会呈现某种画面，而我们蓦然发现，自己也竟然成了画卷中的人物，和作者做着同样的迷梦。

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，只不过大多数诗人浮在生活的表面，没有潜入生活的暗流中细细探寻，自然也就无法把握生活的本质。诗人李元胜认为，不管要经过多么困难的写作过程，但读者读到的文本，必须是通透的和敞开的，这成为他写作的基本教条。李元胜最新出版的《沙哑》，包括《命有繁花》《忘机之年》和《沙哑》三部分，收录了“你错过的全在这里”等108首诗歌。第一部分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索，哲理意味较浓，可以让我们读后检讨自己的人生。譬如在《尘土与锦绣》中，“在文字中辨认尘土/又在尘土中看到锦绣文章、开幼稚的花，结浪费的果/从总想登高，到更愿意/是被频繁使用的楼梯”，作者似乎在回顾自己在报社的编辑生涯，披沙拣金，为他人做嫁衣，最后自己却“终于，写作变得不



《沙哑》
作者：李元胜
版本：重庆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4月

容易/就像植物，要重新学习行走”。这应该是编辑工作付出的牺牲吧，但是把自己写作能力的退化归结为编辑生涯，似乎也不太妥当。

李元胜到过的地方很多，但关键之处在结尾，“每一天都过得不像自己，但加起来/还真是他们的一生。在哪里，也没人例外”。作者谈到旅人们在丽江放浪形骸，纵情欢歌，让诗人感叹“这里的人间太浅，一不小心/我又露出了自己的刺”。但我们不能忘了，生活与我们如影随形，哪怕你撕掉面具，时间仍会记录下你的一言一行，这就是我们的岁月镜像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周